北京大学古籍保护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五

後學麗水何鏜編校

序

送高生序

高生以敬學科舉業將從師于閩過予請言以相其待至年甫弱冠去鄉里遠家室以求師于千里之外其志可謂勤矣韓子曰業精于勤生既能之矣尚何待予言以相之哉抑予之所以勉生者又有出于此之外也聖人作經以明道非逞其文辭之美也非所以夸耀于後世也學者誦其言求其義必有以見于行問之無不知也言之無不通也驗之於事則

偭焉而背馳揭揭焉不周於宜則雖有班馬楊韓之文其於世之輕重何如耶生燕南人也國朝興科目燕南人屢嘗為舉首矣安知異日不在生乎故用是以為之規也

雙清詩序

雙清軒者東山壽聖寺物外上人之所營也上人名崇超物外其號也寺在杭州城東四十里其會曰湯鎮軒所儲無他物有水一泓竹一林上人日與之為徒故遂以名其軒也夫天下之清者莫如水有節而貞者莫如竹伯夷以節立行而其清至于聖則物之清又莫竹若也夫人與物情性之相得者各從其類物之所處不同則清者有時而汚非其情之本然也今之人達而用于世則役於事窮則役於衣食無憂者莫如僧故能遂其情而物之託焉者亦得以全其性也然則上人雖欲自外於物而物不能外之也有詩一卷上人作而同聲氣者和之也書而揭于軒者故翰林學士吳興趙公為之序者括蒼劉基也

郭子明詩集序

郭君文德字子明廣平人也讀書好為詩有交於前無不形之於詩其憂愁抑鬱放曠憤發歡愉遊佚凡氣有所不平皆於詩乎平之是故飲食非詩不甘坐卧非詩不安應人接物非詩不能攄其中懷至於顛沛造次夢寐想像莫不有詩思

天下有一事一物不入吾詩若已有所歉焉於是北眺燕代西踰岷峨南浮江湘東覽齊岱困窮迫阨寒暑枯濕舉不足以搖其中而惟得乎詩可以解憂其為詩也不尚險澀不求奇巧惟心所適因言成章而其自得之妙則有人不能知而已獨知之者蓋孔子所謂好而樂之者歟余嘗嘆世之人汲汲以趨祿利有所好樂則決性命以赴之朝奔夕馳所在皆是今子明乃遠衆人之所務而獨好我之所好得之不足以療飢寒而失之無傷於其身彼之不顧而我則為之蓋有所感激而自異於人以為高也是固非俗子所能識也

送別燈和尚還鄉序 并詩

有浮屠氏踵門而求見予方以事出不得見明日復來問其鄉則世為括人與予為同州故其心尤惓惓焉將歸求言以贈其行夫浮屠以離世絶俗為教父母兄弟且不得為其親也而獨惓惓於鄉人焉何哉今之人同里巷以居而有不相接者及其遇于他方不啻如見骨肉所適愈遠則其情愈親是乃人心之所同非待乎矯揉勉强為也浮屠氏割慈忍愛以為高宜殊乎人而師獨不然是蓋有見於道者也則其為浮屠也豈果惑於其術之説而為之哉世治不古為民者日困農疲于耕而終歲不飽其食工疲于作而終身不得休息士不譜於時而纍纍無所即追呼徭役之可憐誅求徵歛之

無厭皆足以累其身愁其心求全軀而苟安舍是其何之乎若師者其迹於是而心則有所寓乎余既重其敏慧又嘉其敦鄉人之誼故為之言且繼以詩師名浚祖別燈其號也詩曰

閒居寡塵務遂與嬾惰親扣門報有客喜見同里人相知豈必素鄉語情自真北風吹大江寒水波龍鱗話別一何速令我生苦辛故山到何時溪梅照新春親朋或見問為道長清貧

贈奕棋相子先序

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君子游焉博其理也其不在此科者士弗尚吾獨於碁乎有取盖棋末伎也而有用兵之道可以通人之智知緩急存亡進退取舍有乘機應變攻守之法避實擊虛投間抵隙兼弱取亂之道無所不備吾嘗讀孫子十三篇而知古人制敵之術意奕棋必出於兵家教戰者所製非其他娛目悅耳者比其所以不得附於六藝者以其為兵也夫兵君子慎言之而可以教乎哉宜其在六者之外也自天下為戰國而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之徒公然以兵為教於是學戰陣者不必寓于物以求之而碁遂為娛樂之具而精其數者亦日用而不知耳陶士衡以周物之智不遠纖芥而不喜人為碁當時僚佐實不知其可以達於兵而徒為費時亂日使

有知及此者以告士衡士衡當教人為之不必投其具於江中矣儒者之道格物以致其知貴能推其類也故觀水而知學觀耨田而知治國善推之而已矣是故無用之伎也旁通之可以措大事吾於此而知智者之不死也相生予先兄弟皆精于棊人無與敵焉吾每惜其用心之專而懼其無益於用也故原夫制作之本意以語之方今寇盜竊發武夫環視如林無或能出一謀發一慮生能棊之策乎使不曠日糜粟以憂農民不亦儒哉

海寧州賈希賢義塾詩序

人有積貨財而不能散者君子謂之愚知散之而不要諸道其為愚一也故有捐貲產以廣異端而徼非望之福者非徒無益且受誑而丰心焉凡若此者蓋不可一二數也若海寧賈希賢者非卓然有異於人乎賈氏為海寧大家而希賢益厚念邑之子弟多不知學或貧不能自致師以學乃構宇買田招名儒以為師俾鄉里之俊秀與閭巷之童兒莫不來學其食飲器用咸取給於賈氏嗚呼可謂積而能散散而得其道者矣今天下學校責在守令往往不暇顧而視為文具至考滿不能備六事而阻其往進者不少則今之官海寧者一何幸耶得賈氏以為其民州之子弟得賈氏而皆振起于學彼為守令者從而收其功則不惟有功于其州之人而為之

司牧者亦有賴焉其為利豈不博哉使人人效之而不見三代之化吾不信也

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

至正十一年春三月十有五日沙班子中來言曰吾居杭有年矣杭於江南視他郡為大民多而儒少豈教育之未至乎吾嘗得隙地于慶遠安撫沙公顧築室以為義學招子弟以教而土木樹築之資無所出可若何余聞而嘆曰方今天下郡縣無不有學名山古蹟又有書院咸設學官杭之城郡縣學及書院凡四處生徒蟻集省憲餘焉又何俟於子之室乎子中曰噫是子不知余也子以為子之學猶官之學與非也

予請為子言學夫學也者學為聖人之道也學成而以措諸用故師行而弟子法之是故搜羅天人究極古今旁通物情達其智也齊明盛服非禮勿動篤其敬也見惡則遠見善則隨敦其仁也存心養性樂道尊德致其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盡其細也忠信謹慤固其內也貌言容止閑其外也詩書六藝昭其文也剛毅木訥培其質也親賢友仁以輔德也幼幼長長順天則也夫學智以周之敬以一之仁以行之立乎大不遺乎細嚴乎內不弛乎外文以藻之質以榦之於是乎德成而不失其則今之學主以文墨為教弟子上者華而鮮實下者習字畫以資刀筆官司應酬廩粟之外無他用心

其亦異乎予之所欲為者乎夏之校殷之序周之庠吾不得而見之矣而有志焉道之將行也夫吾室之成未可知道之不行矣夫吾固將以盡吾心終吾年縱不能行于今庶其或垂于後予聞而壯之書其言以為序予聞湖浙之間多富而好禮者有與予中同志尚能為予中成之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與臨江鄰臨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為業根據蔓附累數百千輩以鷹犬于府縣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禍官斥弗任則群搆而排去之獄訟興戚一自其喜怒有詐于官非其徒為之所雖直必曲獲其助者反是百姓側足畏避號曰笳鼓人莫觧其意或曰謂其部黨衆而心力齊也余每聞而切齒焉無能如之何也會朝議以蒙古色目氏參佐簿書曹官於是江浙行省掾史月忽難公獲選為臨江路經歷下車訪民瘼搜宿獄凡壅滯不決者皆笳鼓之徒為之督所屬逮捕窮其姦狀而上下夾為覆冒公執正議愈奮曰吾捕不與鼠子俱立於此衆不能沮於是事露者伏其辜餘黨悉斂迹退散農民入城市相謂曰微經歷我與爾敢來此乎予聞甚喜且慶朝廷之用得其人也後數歲乃識公于京師公時奉使自湖廣還民譽獨籍籍予又為大喜至正巳丑公為江浙財賦副總管因得相

與為文字交公素有足疾辛卯六月以病去薦紳之士咸祖送北門外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可以斷犀而以之割雞隋珠可以照車而以之彈烏乎嗟兮吾安所如客有和之曰松柏在山兮匠石求之夜光在樸兮卞和識之物固有遇兮遇當有時因相顧大笑賦詩為別而劉基序焉

章秀才觀海集序

桐江章正則好學能詩文名其集曰觀海予覽而大其志夫志道之正也立乎其大而小者不遺焉斯得之矣是故天下惟海為大求其大而不於海非知大者也故錡釜之型不鑄鼎罐罌缶之實不生松柏無他先居乎其小也是故知海斯知學矣今夫海之為物浮天地納日月汗漫八極人見其大也曷致哉鯨龍鰕鱉無不有也江河溝瀆無不收也動之不知其所為流之不知其所歸變幻倏忽杳冥莫測觀海者知海之所以大乎則其造也不可量矣予既嘉章子之志故為序以勉之

送海寧張知州滿任去官序

至正辛卯夏五月劉顯仁自海寧來致其友賈希賢之言曰海寧瀕海為斥鹵地民勤而貧吏肆而嗇積有日矣自我知州張侯來鄉不見吏卒易其業田疇屢豐旅葆不札庭不宿訟囚無留獄租賦時集木索用譁訐之聲化為弦誦大民儒

儒小民愉愉朝出暮歸謳歌滿途三歲之間洋洋乎里閭不知時勤之我徂今且代去欲留之不可得也請為言以餞之予聞而嘆曰美哉張侯今之為人牧已代而使人思之者鮮矣哉居于位則畏其威且滿則相視如途人甚則排而去之惟恐其弗亟也間有欲之者非素所暱愛則為卒若吏於民無與焉夫設官所以為民也官為父母民為子為父母而使其子不我愛亦獨何哉故善為官者猶農夫之善為田也嘉穀以為親稂莠以為讎是故獲乎吏卒者必不獲乎民獲乎强暴者必不獲乎善人今張侯能使民惜其去而希賢又為善士興義學以淑鄉里其所慕尤不苟仲尼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張侯有焉予雅知劉君其言必信而有徵也是為序

槐陰讀書圖序

槐陰讀書圖者嘉興吳仲圭所為姑蘇王行道作也王氏之先有植三槐于庭而期其後必為三公者後果如其言為宋賢相今仲圭之作此也其將勗行道以力學而履前人之發也乎夫盛德大業有志者成之聖賢與我皆人也企斯及之矣故與人交必常有所勗者朋友之盛心也觀聽動息凡有所接必使可以有所警者進脩之善道也然則斯圖豈玩好之云乎雖然吾願益有以勗之夫王氏之先所以致位宰相

者抑由乎槐耶非與植柏于大別而與似禹末南國之棠而懋焉曰吾以繼召伯也可乎哉晉公之行事載在史官若三槐者蘇子所謂德之符也思其人象其德今之槐猶昔之槐也不然彼園之檀其下維穀而已矣吾子勗之使後人之慕此圖如今人之慕三槐則偉矣於是乎言

送海寧尹知州之官序

國家憐黔首之未寧乃大選守令以熙庶績非名實素聞於上下者弗任且以六事考覈其殿最責至重也東平尹希善由餘杭主簿江浙行省掾史遂昌宣城縣尹溫台海道千戶皆能其職故得舉為海寧知州將之官相與交游者咸為詩以餞之而屬其序於予予惟今之人類多喜諛心竊非之夫求言於人而得諛不如勿求與人言而進以諛是不以賢人君子待其人不恭莫大焉故碩獻其規而不以頌今天下乂安而盜賊姦宄竊發不禁何哉為守令者非其人耳天子有民不能徧治故托之守令故守令謂之民牧夫牧也者受人之牛羊而牧之必為之豐其水草適其寢訛去其疾蠹驅其豺狼然後物生遂而牧之道得矣是故悍卒猾吏民虎狼也苛徭橫斂民疾蠹也虎狼不屏疾蠹日生寢訛失時水草乏絕則亦日就死亡而已矣惡在其為牧也夫好安樂而惡憂患人情同之盜賊之刑自死而族人豈願為之哉必有大不

得已然後寧蹈不測以苟旦夕之命誠能順而撫之吾未見其弗寧也海寧為瀕海邑民勞而貧久矣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于今之時抑亦可以謂之易而非難矣行矣尹侯國家之寄朋友之祝百姓之望皆於是乎在他日惠政之碑又當為君書也

送柯上人遠游詩序

古之人有遠其家而游四方者何哉孔孟志於道儀秦志於利司馬子長志於文其所志不同而欲行其志也則同墨子之道異乎聖人而走不黔突無亦欲以其所得乎師者傳之於人與是皆有所為而為也浮屠柯上人者予之同邑人也客游于淨慈淨慈之主者舉以任其寺之事善焉於是群寺之聞上人名者競舉以為其住持上其名于宣政院會他僧有以賄求住持者事聞院官院官怒併其餘悉罷之上人遂拂衣游金陵且泝大江觀衡湘陵巴漢沔秦隴北覲天都至于五臺略恒碣而歸將行過余求言焉夫上人方外人也固不以利役其身而為文又非所嗜好抑將學孔孟與則上人墨氏徒也今浮屠之道大行于世金碧焜耀彌天下貝葉之書家畜而人誦之不必走四方以施教則又異乎墨子者矣予又何言以贈之哉予蓋因是而重有所感矣今之為士者欲游四方行李之往來豊則患於盜賊約則患於資粮之乏來

馬之敝當何所取給哉獨浮屠以其徒為一體所至則如歸焉窮山際海何往而不可也然則上人之游維其時矣予學孔氏者也不能作浮屠語故以是為贈云

竹川上人集韻序

昔邵子以音聲窮天地事物之變莫能逃其情焉邵子沒雖有書不得其傳故有能言而莫精其義者則於聲之輕重清濁且不能辨尚何望其造前人之微妙也哉余初來杭時識竹川上人于祥符戒壇寺見其為歌詩清越有理致遂相與往來因語及聲音之學而出其所為書則集九天下之音聲比其開發收閉之類而各使相從凡有聲而無字者咸切而註之審音以知字因母以識子如指其掌也予問之曰師其精于邵子之術乎則笑而不應余嘗思浮屠氏離世絕俗而自外乎人群以為高也近世之業之者異焉以浮屠居其身而其營營汲汲每生死利欲殆有甚於俗之人蓋舉天下皆若是矣今上人為浮屠而志於儒不泯於流俗而著書以為樂年已老而愈不倦是豈可以常人目之哉自古有避世之士非一途矣晨門荷蕢偶耕賣藥亦各隨其所處以求其志若上人者其避世之徒歟其書之蘊予不能知而其人則予深知之矣是為序

全嬰堂序

術有可以寓道者其醫乎夫濟人利物無位者不能焉惟醫以救死扶生為功苟志於斯使惻隱之心恒存而不死豈非為仁之機括耶故術之近道者莫如醫醫之為功昭晰不昧故於術為難至于嬰兒之醫則難乎又難矣是故古人語治天下曰如保赤子夫赤子無知疾病痛痒飢飽寒煖一聽於人而不能告死生存亡無所歸咎天下之難保者孰有甚于赤子哉故又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言不可以鹵莽虛偽為也嗚呼治天下者果能存是心乎吾不得而知也得見善醫者亦可以自慰矣武林忻生儒者也而工為醫以全嬰名其堂先難也夫以儒為醫固當與常醫殊他日達而用于時則又舉其為醫之心而措之豈曰小補云乎哉

鄭士亨東游集序

予始與豫章鄭士亨遇于杭察其人玩其文遂與為忘年交日相過談文章劇晝夜如不及有所得則各相自慶慰呼酒共飲至醉近世之為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不諧於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于人而自以為賢於博奕書而藏之或獲傳於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為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其年冬十月有牛諒者見鄭子之文大喜率其友聞正集而刻之于梓求予為序予甚異之夫縣黎之處璞中雖不自售而

不能閟其璟謂卞和之不恒有可也而謂世之無卞和也可乎哉余嘗謂鄭子之文獨予識之而不意復有二子彼二子者好為文則不取諸時人之所趨而獨慕於居下位之鄭子何耶予既喜鄭子之文獲傳于世而又喜有二子能識世人之所不識而自拔于流俗以為之傳也於是乎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予初來杭時求士于鄭希道先生先生為余言照玄上人之為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于杭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惟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為詩蓋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縣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于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于杭之人矣夫詩何為而作哉情發于中而形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毗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于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為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為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

辨其為玉為石惛惛惙惙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梧檟自古以及于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既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為伯樂匠石也故為序其端焉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傳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其一也是故聖人論友必備道其損益之故友之為道豈易言哉近世學者率不好聞已過未有善而欲人揚見勝已則諱見不若已則肆藻于外不求于中詆異而黨同附勢而傳聲靡靡揚揚柔柔如也而與之友能無損乎故論友之益者曰直曰諒而又曰多聞焉夫直矣諒矣而所聞不多則箴規獎勸未必盡合乎古而通于今吾未見其能益也嗚呼友之為道豈易言哉予居杭三年而得江西鄭士亨無何又因鄭子而得熊文彥焉觀其人理而溫又亮以莊恢乎其有容且年方壯氣方銳學業方日新識見方廣如泉之始出鴻之始發勾萌之方達也因命曰交相為助於是方自慶其各有所益也比歲暮予歸浙東而二子亦相率歸于豫章迺命酒以別而為之言曰古人之為學也未嘗自謂已至仲尼大聖也曰假我數年卒以學

易衛武公大賢也九十猶陳抑戒而况於吾儕也乎歲月如流時不再得耨之不勤其實不栗築之不多其基不鞏詩不云乎婉兮孌兮總角非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幸相逢于未耄而學業俱若是焉朋友之心遂矣至于東門之章游子之吟則不必為君歌也

悅茂堂詩序　并詩

悅茂堂者會稽旌教寺學庭上人之所居室也上人性好菊故種菊環其居取菊譜之語名之曰悅茂或曰謂其以菊之茂而為悅也或曰非也悅茂在菊不在人上人將於是乎觀物焉豈惟菊哉凡物悅則茂得其性也不悅則不茂不得其性也故悅者茂之藏茂者悅之著譬之於人憂愁結于心而病生焉及其著也髮焦而齒黃色黯而形枯其不茂也可知矣故暈翟天下之文禽也朱冠而彩翰章章焉及其縶于籠中則慘然而不怡泯泯然如死灰非涅而昏之也不得其性焉耳是故人不得其性則痛鳥獸不得其性則瘁草木不得其性則萎以枯故茂物有道悅之而已矣悅之有道使之得其性而已矣敢問使之得其性有道乎曰有可得聞乎曰上人之藝菊也其種也以時其溉也有節其愛之也如慈母之於子也燥則滋之淤則清之瘠則肥之抗則培之歌則扶之翳則疏之暵則陰之誅其草芽戮其蟶蝎驅其雀鼠蛛絲蟻

壤無所侵也於是乎春而萌夏而葉秋而華濯濯萋萋雝雝
英英見其生而榮而不知其所以生如斯而已耳或以語於
予予曰有是哉是道也后稷之所以教民稼也上人其果有
見於此耶而獨於此物者何耶嗚呼使世之為人牧者懷其
民如上人之懷其菊也天下其末安哉因為之詩曰
治圃如治國養卉如養民羲農契此理立法詔後人五帝暨
三王繼世稱至仁聚欲去其惡不使傷和淳所以覆載間物
物熙陽春動植蜚走輩生長咸及辰周轅逝東邁此意久沉
淪誅求與剥削浩蕩無涯津高堂一笑粲白屋千眉顰誰見
田里間悲啼雜吟呻本根不自固枝葉何由伸感來為尔歌
哀音入蒼旻安得覩風者達之于紫宸

送張山長序

稽山書院山長張君用中受代將歸友生具酒肴祖送越西
門外酒半有執爵而言曰行者必以贐古之道也故老子曰
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是故詩有崧高烝民繾綣
激切情意懇至是蓋溫如春陽馥如蘭芷而重於南金夜光
之遺贈也張君以茂才舉為文學官居其職三年教行而道
尊人無間言今以代去而所與游者又莫非文學士而無言
以送之庸非缺乎衆應曰諾於是命楮筆各為歌詩俾余序
焉余觀詩人之有作也大抵主于風諭蓋欲使聞者有所感

動而以興其懿德非徒為誦美也故崇奬之言異其有所勸而加勉示事之告顧其有所儆而加詳也然後言非空言而言之者為直為諒為輔仁為交相助而有益而聞譽達于天下而言與人相為不朽不亦偉哉今諸君之詩則皆既肆好矣復何以尚之哉方今教學之官為職甚卑而其出身為甚正非他岐比也由是而躋大官位宰輔者非一人矣張君年方壯氣方盛學方進而業方隆也梢雲之木起於勾芒冲天之翰發于遵渚由是而之焉仲山甫申伯之地位不難造矣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他日仲山甫申伯之德業吾於張君深有望焉

牡丹會詩序

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于吳君以時之所三月既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主人崇酒肴登客而侑之既洽主人奉花以請曰茲花之植于其有年矣雖翫賞日至而未嘗有闔坐皆文章大夫士如今日之集者盍各為歌詩以為他日之雅談乎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鄴詩二句十四字為韻命探丸信所得為詩不限以體製詩成屬余序予讓弗獲乃為之序曰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和樂且湛夫既曰君子而又謂之豈弟則其為和也不流而為樂也不淫故湛而無害於德此詩人之所以賛而美之也予嘗

見世俗之為宴集大率以聲色為盛禮故女樂不具則主客莫不黯然而無驩及夫觴酌既繁性情交蕩男女混雜譫浪褻侮百不一顧有向隅而不獲與群則憤憤然見于色形于辭故始之以笑傲而終之以鬬爭以為有人之心者無不知惡而絕之也而世方以是為能放曠豁達以盡主客之情然則與禽獸奚異哉若今日之會則不然矣其色則草木之秀其聲則風雅之餘其人則邦家之彥也是故揖遜酬酢所以盡朋友之義凝志澄神所以杜縱恣之門抑揚歌詠所以攄幽深之抱懽情既暢藻思逸發莫不郁如樹蘭鏘如金石皎如月露躍如蛟龍之出溟涬捷如援堅城而禽大酋以獻馘也魯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今日之舉其庶幾乎雖然神蓍之筮靈龜蔡之以之藉豕則苾蘂之不如矣蒼莨之實鳳凰食之以之豢牛則菅稗之不若矣人固有異好惡其相出豈不縣絕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吾於是乎見之故既為之詩復冠以序焉

送道士張玄中歸桐柏觀詩序　并詩

別峰上人既住寶林十有七年道高德隆百廢咸理乃重建槃翠之軒以游息四方之文學士於是叢林之望益重而龜山之勝為於越冠華裾蘂佩篇翰交錯濟濟翼翼彬彬如也至正甲午予來會稽因得與群士大夫為寶林之游而賦詩

倡和無虛日焉夏四月癸丑有道士張玄中來訪別峰上人告將歸桐柏觀適余與所遊客皆在上人遂分韻為歌詩以送道士詩成屬予序予嘗見世俗以儒與僧道為三教謂當各道其道各志其志言不得同詞行不得同躅衣服不得同制度也今於是乎相從游而贈以詩何獨異乎人之言耶蓋吾徒之所以與上人游者非欲求其道也上人能賦詩而樂賢士寺之勝足以資吾游道士又遠來見吾徒而欣慕焉吾安得而拒之三王世遠天下之為民者不易矣懷才抱志之士遺其身于方外以遠害而離尤豈得已哉予既從上人之請而為之詩復為序焉詩曰 得會字 道士張玄中年少氣方

銳從師桐柏宮餌木啖松檜黃冠紫霓衣赤舄青組帶翩翩辟故居汗漫游方外北窮燕幽都南盡越吳會泛海超東溟尋河極西兌驚霆霄砰軋濁霧晝晻溢淒淒風薄棠洩洩雲擁蓋追龍入醫閭訪鶴唳岱泰蟠桃花未實火棗葉始桵鼉梁沒滇滓鳳吹杳茫昧波馳羲和輪電掣纎阿軟悠悠雀雉化渺渺蟬蛇蛻愴怳寤徃圖飄颻返旌旆振衣赤城岑漱齒白鶴瀨餐赮鍊精魂洗腦去埃壒晨朝玉宸高夜醮金景嗌偓佺授寶訣列鈍助禳檜采芝麋鹿引燒藥龍虎會扶桑倒景長建木盤根大嵒花春蒙茸澗草秋馣馞山輝月娟娟瀑落石磑磑息心觀群動清耳聞衆籟窓虛琪樹明幕靜鸞羽翩

枸杞藤蔓潛松苓兎絲薈我欲徙從之逍遥觧沉昧風塵正
欝敦原野塞戈祲盜賊熾炎火平人走狼狽湮淪海底珠黯
淡日中沫憂深杞國天卜瀆文仲蔡撫事生悲傷懷古增感
慨上人曇彦孫龍象雄梵貝道殊心靡它誼合情自最飛書
邀應真擺落芻稾奮麥凉念吾儕漂泊累疏糲短章慙未工
浪跡誰倚賴高歌向冥漠安得躬畎澮

贈醫學録江仲謙序

或稱良醫之用藥猶良將之用兵其信然哉人之死生倚於
醫國之存亡倚於將反掌之間吉凶分焉不得其良而用之
是以人與國棄也故良將投其兵于敵而敵失其所禦良醫
投其藥于病而疾失其所聚兵可以殺敵藥可以殺病人皆
知之用之有殊則殺病之藥不于病而于其人殺敵之兵不
于敵而于其國可不慎哉故人之將死而得良醫國之將亡
而得良將天下之幸無有大於此者而天下之功亦無有逾
於此者以之並言良非過矣紹興江仲謙以醫良于其郡甲
午之歲余挈家來紹興紹興地卑濕歲又寒暑易常度家人
疾病相連屬不絶延仲謙診之劑所投無不愈由是倚仲謙
以為安而信其以良稱不虛矣方予家人之疾也仲謙來視
曰某當某日愈某當變某疾疾作後幾日愈無不驗有所餽
謝則堅拒不受予嘗讀史見趙充國論邊事無不如其先言

魏公子救邯鄲于垂亡而却不受賞古今所稱以為賢今以仲謙觀之良醫之與良將其用心真有不期而脗合者良可駭也剡溪姚古道從師于越得疾焉遇仲謙而愈仲謙又不取餽謝郡士之與古道交者多賦詩以美仲謙而予又為知仲謙者故為序

贈徐仲遠序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耶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道耶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固有不仁而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為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品高下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耶好德無踰於仲尼則尼窮而在下顏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上而以壽終且及其子與孫禍耶福耶所謂命者當何以斷之弋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為人也陰陽五行之精是為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上而萬形成于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日至而麋鹿觧月死而蠃硫蟭溫風

動而薺麥死清霜降而豐鍾鳴物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驗予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趍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王原章詩集序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為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甌栝間予辟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原章所為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怪愽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援邪之志慨慨悃悃見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為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為而作邪虞書曰詩言志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為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為詩者俱為清虛浮靡以吟鸎花詠月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曰聖人悪居下而訕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挾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於訕乎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惟頌為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雅為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多出于草茅閭巷賤夫怨女之口咸采録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於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訕上之嫌仲尼不當存之以

為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為軌範而自私以為好惡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蘇公以謗詩逮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故堯有誹謗之木而秦有偶語之僇亂世之計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苴木石之徒也王子生聖明之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於土苴木石也耶

送余希賢歸江東序

有不必問其行而可以知其人則視其所交而已矣故元禮之門惟林宗可登仲舉之榻非孺子不下夫一介之士未必人人識而知其心也而二子之名以之聞于天下者何耶當是時天下之想望二公不啻如麒麟鳳凰而二公亦直以天下之模楷自任其明如鑒其直如弦其平如衡其公如日月之照人莫不知之也故士之被其知者如馬之逢伯樂如劍之遇薛燭如楩楠松柏之得匠石其美不揚而自播其價不衒而自定矣別峯上人為予言余君希賢以池陽府史從監郡九十子陽公治戎江東子陽公甚敬重之有謀畫悉與計議多所弘益及公還紹興希賢又送至浙江之東今將歸請為言以餞之予居王氏南園時希賢嘗來訪余一識面不能頻數接話言惟是子陽公之政事日下於民門庭無私謁左右無私人則予所目見為有徵也子濯孺子曰尹公之他端人

也其取友必端矣人欲知希賢吾當以此論之

送章三益之龍泉序

古之人有行則歌詩以送之其來遠矣故烝民所以餞山甫崧高所以贈申伯皆褒述其德行以勉進其勲業非若後世傷離悼別留連杯酒以攄其兒女子之情態也栝舊多賢士大夫今於章君之行必有所啓沃振勵不為無益告矣是詩之編庸可忽哉章君佐石末公拯臨海之窮民救寧海之狂寇鎮守寶定招撫松陽遂昌咸有成效功高而不言心勞而不辭有德行者固如是哉今君又奉石末公檄之龍泉夫龍泉章君之桑梓里也往歲石末公以孤軍破賊揚威福建章君實與有力今此行也將簞食壺漿之塞道左垂髫戴白之滿車下章君將日不暇給而分府可以無西顧之憂矣章君勉哉大丈夫生長草茅當平世不務進及遇變故則挺身以為國寄一方亦予命不亦偉哉勉哉章君昔者王司空温河陽皆自藩幕達于王朝吾名竹帛矧今天下多故章君已試有効者哉吾見勲業自此升矣於是乎言

贈陳伯光詩序 并詩

陳君伯光以醫名于栝者也栝故多良醫而伯光為能世其祖父業傳有之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其傳之也遠而試之也詳其可信而無惑也宜矣往歲伯光徵予文予時迫戎

事不克應所請今至栝伯光又來予乃問之曰昔者神農肇嘗草木垂魚王石酌其酸苦辛鹹以辨燥濕寒溫披陳其性情表章其好惡定為君臣佐使秩以九等命之曰藥黃帝岐伯著為經書雖疑荅問以闡神用醫之為教不亦大彰明矣乎岐伯既沒則有若越人華佗淳于意張仲景孫思邈之流莫不能皺弄化機竊用五材出沒鬼神造法立方轉移陰陽皆可以血氣朽骨生色腐肉制人命於掌上何昔有而今無耶伯光愀然歎曰君何莫之思也人亦有言情隨習遷事與時殊昔之為術者早夜以謀道故道成而功日彰今之為術者早夜以謀食故智昏而道與窮若是非一日矣且夫三才一理治道無二天地將病祲祥豫形人身將病氣色先徵病之將至其幾乃萌防微遏幾百病不生幾動形見力倍功半知及此者其神人乎醫乎醫乎堯舜之為天下亦不外矣乎宜其昔有而今亡也予甚韙其言因序而繼以詩曰

岐跗不世出人病莫能治伊周不世出國病莫能醫豈無龍宮方可以完支離桓侯彊自用扁鵲乃見疑去去仙都山中有木與芝服食煉精魄海上從安期

季山甫文集序

季君山甫文集若干卷體格嚴正文詞典雅真可以式後學傳來世不可磨滅者也予與山甫生同郡自少相友善山甫

實長予九歲其學問才識非予所能及也而予以年少忝科第山甫乃屢試不偶庸非時命也耶予自丙子之歲宦游他方山甫亦出典文學外邑不相見者垂二十年是時諸公方留意舉業未暇及古文也乃今年復會于栝而獲覩山甫所為詩文銘記論賛序說莫不彬彬濟濟方駕古人下視塲屋組綴之文不啻如麒麟鳳皇之於鷄雀鼠也蓋其學問之功益勤而真積之力愈久如水有源而流長如木有根而枝蕃烏得以淺近窺測之哉嗚呼嶧陽之桐泗濵之石排風霜而齧濤浪不知其幾年矣然後絙之以絲繩度之以規矩登之清廟則可以交于上下神示天將成其材必先苦之理則然也昔人有以木鑽穿石槃者晝夜不已卒得丹以為僊今山甫年愈加而志愈謙學愈不倦宜其業日隆而名日著也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後之來者其尚以山甫為法焉

項伯高詩序

言生于心而發為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彊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虫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況於人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恠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為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

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恠者不異夏虫之凝氷矣故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而年少長觀其詩則冲澹而和平逍遥而閒暇似有樂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奠乂項君雖不用于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係於此時也發為言詞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而不得揚歷臺閣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而項君不然抱志處幽甚寂寞而無怨項君亦賢矣哉賢不獲用世而亦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項君近日所作復能不悽愴憤惋而長為和平閒暇乎否也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呂周臣詩集序

仲尼有言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夫以人心之出入無時苟不至于聖人不惑之地則不有以收係而拘止之鮮不飄揺汗漫而無所不之矣故以博奕為賢乎已厥旨微哉

呂君周臣由吏員累月日至九品家居以待選則杜門而作詩有詠史一百首題詠雜花二百有餘首皆意足而語到予嘗見今世之從事于公門者進則慕權利以相夸退則交結勢要談官府是非勾引俗事以致人之慕已以肥其家未有

能兀兀獨處而留心文墨若周臣者也周臣以通濟之才沉下僚而無怨筆門陋巷為詩歌以自適且不刻琢以求衒蓋有得於寡欲養心之道者予故喜而為之序焉

送宋仲珩還金華序　并詩

易不云乎有子考無咎庚子之歲予與金華宋先生俱來京師時

上渡江未久浙東方歸附先生與予及予同鄉葉景淵章三益同居孔子廟學惟日相與談笑雖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無芥于心惟先生泰然耳日與文彥士相從游不倦人咸異焉時先生有子二人長曰瓚字仲圭次曰璲字仲珩皆克家蓋夙以家事付二子久矣故先生得以優游授道于浦江鄭氏之義門至今又十有五年矣去年秋七月予自家重赴　京先生時為翰林侍讀學士執手相盼睞喜溢眉目先生長予一歲予須髮已白過太半齒落什三四左手頑不掉耳聵足蹇踔不能趨而先生鬢須黝黑唇齒朱且顏渥丹步履坦坦不落

朝班後晨起戴星入　國史館握筆寫細字如青蠅頭日數千且僕僕走承　召命暮歸作詩文四五少不下二三先生素儒家無贏僮僕在　京寓舊城去公館彌十有五里惟次子璲偕一騎者從夫人又病在寓璲來往省視父母且奉母

粥藥不遑朝夕今年春長子瓚遣二孫自金華來夫人病亦
愈於是先生以事命璲暫還故里而在　朝群公大夫士咸
賦詩餞璲望其即還則璲之能善事其父執善交其朋友者
可見嗚呼若先生可謂有子無咎者矣宜其老而愈康且樂
也璲又工楷篆隸草書賦詩屬文皆足以纘承家業故於其
行序以送之且繼以詩曰
條風東來靈雨從之之子于邁何以送之　靈雨濛濛沾彼
原隰送子于郊為子佇立　有鳴者鳩在彼苞桑習習其風
載吹我裳　維桐之華亦炫于野悠悠行子亦駐其馬　維
水東流維日西馳春言顧之靡靡其思　維日西馳載昏載朝
維水東流以汐以潮　芃芃者麥維其黃矣心之思矣維其長矣
贈子以詩酌子以酒晤言何其伊邇匪久

送黃叔暘歸金華覲省序　并詩

孟子言君子有三樂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樂之大豈不
以是為係乎天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哉夫孝子之欲
顯父母心無窮也顯父母之道無過乎立身揚名而鮮有能
及其父母之目見是故君子之急於仕者良有由也且父母
之鞠子亦孰不望其能立功立事超乎群倫之上以光大其
祖宗之門户也哉故於其初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不啁
啁乎為老婦之慈以嬌之於膝下也天下之為父母者亦孰

無是心哉而當其生存之時獲見其顯者蓋十百之中不能二三信乎其係乎天而不由乎人也為人子而知愛其父母則其中心為何如哉是故孳孳汲汲不遑自已仰馳光而興慕俯逝水而長懷當此之時將奚為而可哉金華黃生以明經舉於鄉就試浙江行省貢于春官時年二十有二是歲上閱天下貢士率多年少慮其未熟於世故例廩之國學使書聞　朝廷律令練達治政然後授之職俾勿壞以殖天下之良才於是生亦與焉其明年翰林學士宋公濂奉命纂脩實錄生以工書服勞史館又善於所事事竣受命伴讀　齊府其年冬十有一月給假還金華覲省父母基與生俱浙東人故翰林群大夫士賦詩送其行而屬其序於基夫生昌當於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而已哉且又有祖母在學日進以充其身又際　盛代事

聖主受　命侍從　哲王出入　禁闥此人人之所瞻望而不敢覬者生於是乎兼之其為樂不亦大哉基既為之序而繼以詩且有深望於生惟奠其服膺乎不愧不怍之訓以接跡於古昔聖賢而后已也嗚呼生其勉乎哉詩曰

潛陽回地底暗泉發枯荄澤雉雊鷰鸞乳雞鳴喈喈游子畏祁寒掩關坐如齊濕薪燔無焰四壁生涼颸青鐙翳其光月華照階苔及此送歸人豈不動我懷贈詩慰繾綣俛仰空徘

徊　學古務成已入官期顯親高風吹秋木誰能不傷神
皇恩重丘山有願俾克伸北風送歸舟江水清漪淪堂上綵
衣舞堂前諼草春羽觴澄芳醴鶴髮映丹脣服膺移忠訓布
武追古人脩名著青簡山岳同嶙峋

蘇平仲文集序

文以理為主而氣以攄之理不明為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
駕文之盛衰實關時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其
國之興廢豈苟然哉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製雖殊而其造
意出辭規矩繩墨固無異也唐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形為
言不矯揉以為工不虛聲而強聒也故理明而氣昌玩其辭

想其人蓋莫非聖賢之徒知德而聞道者也而況又經孔子
之刪定乎漢興一掃衰周之文敝而返諸朴豐沛之歌雄偉
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於此而高祖文帝制詔天下咸用
簡直於是儀秦鞅斯縣河之口至此幾杜是故賈疏董策常
傳之詩皆妥帖不詭語不驚人而意自至由其理明而氣足
以攄之也周之下享國延祚漢為最久蓋可識矣武帝英雄
之才氣蓋宇宙而司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之以啓其夜
郎筰通天桂館泰山梁甫之役與秦始皇帝無異致勤持
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輪臺之詔然後僅克有終文不主理
之害一至於斯不亦甚哉相如既沒人猶尚之故揚子雲用

是見知成帝然而漢家朴厚之尚已成其根未嘗拔也故趙充國將也有屯田之奏劉更生宗室子也有封事之言往復開陳周旋辨析誠意懇至理明辭達氣暢而舒非汲汲以鴻生碩儒爭名當代者所能及也豈非習尚有源而得之於自然乎嗚呼此西漢之文所以為盛國祚絕而復續如元氣之不壞而乾坤不死也後之人論不及此而以相如子雲為稱首不亦悲哉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超世之文要亦不改故尚故亦不夫西京舊物下逮魏晉降及于隋駁雜不一而其大槩惟日趨于綺靡而已是故非惟國祚不長而聲教所被亦不能薄四海觀國風者盍於是乎求之哉繼漢而有九有享國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詩文有陳子昂而繼以李杜有韓退之而和以柳於是唐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繼唐者宋而有歐蘇曾王出焉其文與詩追漢唐矣而周程張氏之徒又大闡明道理于是高者上窺三代而漢唐若有歉焉故以宋之威武較之漢唐弗侔也而七帝相承治化不減漢唐者抑亦天運之使然與是故氣昌而國昌由文以見之也元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逾百載而有劉許姚吳虞黃范揭之儔有詩有文皆可垂後者由其土宇之最廣也今我國家之興土宇之大上軼漢唐與宋而盡有元之幅員夫何高文宏辭未之多見良由混一之未遠也金華蘇平仲起國

子學錄遷翰林編脩以其所為詩文示予予得以諦觀之見其辭達而義粹識不凡而意不詭蓋明於理而昌於氣者也與之游知其勤而敏不自足其所已能且年方將而未艾也知其他日必以文名於盛代耀於前而光於後也故為之敘而舉昔人之大以期之

送謝教授序

士有急於用世者非苟為利祿計也少而學壯而欲行之不得一命則抱材而無所施古之人皇皇焉出疆必載質矣豈苟而然哉今之由學校掌出內為儒官循次待用至得官教授亦難矣教授名九品職而不得與民事故謂之冷官繇是以達于縣府然後得行其所志壯日去而老及之矣如之何其不皇皇也謝君仲連教授于杭期未及三年計餘月無所用即飛書趣代至則長揖出門外若馳峻坂就平陸若蒼鷹脫韝條而乘長風也夫以仲連之才固宜取科第以早施其用乃屢試而不偶卒就學官以進抑天將多其所歷以大其成乎豈人之行止各有其途而係乎數者也譬之順流江河以入海其行有遲速及其造則一耳天門洞開多士輻輳有志於用世者維其時矣故於君之行序以壯之

送錢士能之建昌知州序

往時予與錢君士能同日辟掾江西行省故其交為最厚歲

餘士能與幕官論事不合拂衣去未幾余亦以朽鈍辭歸不得見者九年矣乃今年十月遇于杭予以從仕郎為儒學副提舉又以疾謝事而士能以奉議大夫為建昌知州方之官大夫士之工詞章者咸賦詩以為餞俾予序焉夫士能與予同以職官充簿書役又同以事辭其出處甚類而九年之間相去越五等何縣絶耶今既見而喜喜而思語故舊則悽以悲又自慶其相逢于未老而俱無恙也夫物之生患不得其所性射于處于曾崕而藏莨茂于陂池不以所不願易其所願今士能以長才方為世用而余之朽且鈍愈加於昔日天將全之俾各獲其志則一進而一止豈不俱洋洋也哉勉哉士能知者勞之愚者安之予亦有賴於君矣

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

予嘗聞浮屠氏言大穢跡金剛事云佛既涅槃西方西方之鬼謂佛已寂滅天下不復有佛佛弟子無足畏因悉起為蠱佛之法且大壞佛遂化其身為金剛藍色鑿齒出入無有中咋群鬼食飲其肉血鬼乃大惕請命願改過為佛弟子佛法由是不壞今其呪語猶存所謂大穢跡金剛是也予舊聞人言佛以慈悲為道能開闇膏拔死苦轉惡為善聞見患難無不救今又聞佛能以武猛服魔鬼聖人曰仁者必有勇豈不信哉辛卯之歲盜賊起四方明年予奉省檄佐戎浙東聞永

嘉有横舟和尚善用矛戟弓弩刀劍戈槊撾挺通曲制官道主用之法因禮致于台時天寧寺住持舜田方宣力扞城蚤夜不忘殲賊見則大喜舉以主其仙居三學寺又明年方氏納款請降凡以兵事進者措弗用而有司敬和尚之德能復以其教舉為瑞巖寺長老瑞巖之僧徒聞和尚名亦大喜將行請予言予懼世之惛者不知佛之有勇而惑為佛法者之不當寇武事故為道大穢跡金剛以發其蒙焉

喜雨詩序

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再鎮栝之明年威行惠敷姦慝日鑠其夏五月禾黍既藝天乃不雨民大憂懼公遂致齋沐禱于麗山之祠得雨未沛越翌日命道士設醮于玄妙觀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乃大雨至夜分民大喜皆拜公貺予時奉省檄在栝目覩其事因喜而為詩以歌大夫君子咸屬和焉季君山甫裒而集之又俾予序其故惟公之功在栝甚大而於此見公之心焉書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戡亂致治兆在是矣能無喜乎

唱和集序

古人有言曰君子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夫人之有心不能如土瓦木石之塊然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伊尹思天下有一夫之不

獲則心愧耻若撻于市是皆以天下為已憂而卒遂其志故見諸行事而不形於言若其發而為歌詩流而為詠歎則必其所有沉埋抑挫鬱不得展故假是以攄其懷豈得已哉是故文王有拘幽之操孔子有將歸之引聖人不能免也故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先王採而陳之以觀民風達下情其所繫者不小矣故祭公謀父賦祈招以感穆王穆王早寤焉周室賴以不壞詩之力也是故家父之誦寺人之章仲尼咸取焉縱不能救當時之失而亦可以垂戒警于後世夫豈徒哉故漆室一女子也倚楹而歔欷動魯國而況於委質為臣者哉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與元帥石末公謀栝寇因為詩相往来凡有所感輙形諸篇雖不得達諸大廷以訛君子之心而亦豈敢以疏遠自外而忘君臣之情義也哉昔者屈原去楚離騷乃作千載之下誦其辭而不惻然者人不知其忠也覽者幸無誚焉萬一得附瞽師之口以感上聽則亦豈為無補哉

靈棋經解序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棋象易而作也易道奥而難知故作靈棋以象之靈棋之象雖不足以盡易之蘊然非精於易者又焉能為靈棋之辭也哉靈棋之式以三為經四為緯三以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上為君中為臣下為民四以一

為少陽三為太陽二為少陰四為老陰少陽與小陰為耦而太陽與太陰為敵得耦而悅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耦反為仇或得其行而敵反為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相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乖君子小人之分也陰陽迭用體有不同而名隨之異變易之道也易之取象曰車曰馬曰桶曰矢曰鬼曰狐之類推而達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化為龍曰水矣而又以為雲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賾者不識也故曰靈棋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予每喜其占之驗而病觧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之卜師之語配之故為申其意而為之言若夫以為黃石公之授張子房之受則傳無其文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太史公宋濂先生金華潛溪人也其字為景濂五歲能詩九歲善屬文當時號為神童若經若史若子集無不徧覽輒能記憶年未弱冠文名播於遐迩至正中詞林群公奏為國史編脩力辭不起

大明皇帝定鼎建紫丞相李韓公以名聞即日遣使者奉書幣聘致之俾提舉江南儒學授

皇太子經擢居記注之職會有

詔纂脩元史東南名士一時皆集復

命充總裁官書成入翰林為學士海內求文者項背相望碑版之鐫照耀乎四方高麗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貢京師皆問安否且以重價購其潛溪集以歸至有重刻以為楷式者儒林清議僉謂開國詞臣當推為文章之首誠無間言也先生之著述多至百餘卷雖入梓者已久其門人劉剛復請基撷其精深別成一編庶幾便於誦習且徵言序之昔者楚國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贊公之文曰先生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飄然褰舉不沾塵土其詞調清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漶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此嗚呼文公之言至矣盡矣設使　基有所品評其能加毫末於是哉今用備抄冠於篇端而幷繫先生出處之大略使讀者有所考焉先生赴　召時基與麗水葉公琛龍泉章君瀛實同行葉君出知南昌府以歿章君官至御史中丞亦以壽終今幸存者惟基與先生耳然皆頹然日就衰朽尚可咈剛之所請而不加之意乎雖然先生之文其傳世矣矣基亦何能與力於其間哉文粹十卷而詩居其一云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五終

北京大学古籍保护